北往

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专版

SEPT DAYS 七天
7daysclub.com

2012年7月19日 第26期 魁华作协主办 编审：七天编辑部 第16版

一段移民文学成长的路程

——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十四年发展概述

■ 郑南川

在专栏上写出一本《女人一枝花》的紫云，是最好的榜样。她通过个人采访，收集资料，把身边的移民艰苦奋斗的点滴小事记录下来。故事来自平凡生活，却讲透了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写着这样一段话：“这几年有不少关于移民生活和创业的书，而眼下的这本书所讲的那些事情，却是从厨房上的汉堡，门前挂起的衣服，真实而具体的小事中找到的感动，使这本书留下了它独特的价值。”这本书二零零九年一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斯眉是这个专栏很有特色的另一位写手。二零零七年她的博客荣登海外最大的中文文学城《优秀博客书架》，她以《笔缘》为自己的创作原土地，通过网上创作和联络文友，使她的网上博客每年浏览人数超百万。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她撰文评述魁北克新移民中发生的一件伦理惨案，一天的点击数达到了三万七千八百五十二人，受到高度关注。她的写作偏重现实，例如：介绍魁北克省独特风光，冬季冰酒店的新闻栏目，吸引了五万多名浏览者。她还发起过《谈谈自己的二十三岁》专栏，她的留言区爆满，很受欢迎。在协会，她专门作过关于《网络文学创作与发展现状》的报告。

九如的专栏以写小人物和朴实的人生故事，感动着读者。《花妹》，《我的母亲》是两篇让人记忆深刻的“贴心”写作。她选择了对人类普世的美好向往之情，真挚而感人，文章乡土气浓，十分质朴，给人深刻记忆。《惊蛰》写出了小人物命运的坎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命运是无奈的，无奈正是我们的生活，路必须勇敢地选择。她的文章有浓厚的生活和爱的气味。

专栏上的男生写手唐璜，是一位务实扎实的年轻人，他这样解释着自己面对的现实：“我们似乎重生了一遍，回到了一个圆点，一切从头开始，迷茫着，摸索着，苦闷着，奋斗着和欢笑着。”“我们的文笔拙之又拙，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记录的是自己真正的生活之路”。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读到打工仔的无华的生活，点滴故事，感至心头，是很有希望的专栏作家。

穆彦的文章充满了“务实”写作的风格，讲房前屋后发生的事，从这些发生的事情中，讲出一个写作人的良心和责任。她的《记我的老板兼朋友J》，《记我的房客J》，《初为房东》等，把西人老头和老太，邻居和顾客，写得生动真实，展示了现实的街头生活。

杨格是“笔缘”最新的编辑，虽然写作经历不算太长，但是起点很高，她参加过两次文学奖竞赛，都获了奖。参与和努力学习，是她留给文友们的榜样，也是很有希望的一位写作者。

在散文写作方面，鹂鸣的作品细腻深刻。她做过编辑，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文字非常优美。她曾经这样写道：“生活就是这样不可捉摸，它在你不经意不设防的时候，把希望撕成碎片给你看，你怎么办？”“其实，生命之高贵，还在于它的从容不妥协，一如满天飘舞的雪花虽然只经历严寒，却从不流泪，从不后悔。”这些文字深深留在读者的记忆中，以真情贯穿始终，是其散文的最大特色，是作协优秀的散文写作的代表。

花房

■ 叶子

一天，
远处传来葫芦丝的旋律，
吸引着我，走近你的花房，
你房门紧闭，只开着一扇窗。
阳光洒进花房，
亮得像一面镜子，
而我，只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是怎样的一个女子？
住在与花相伴的房子！
是一颗怎样的情怀？
吹奏与心相犀曲子！
是疑？是迷？是……

坐等黄昏，无人问津。
我以为，
你会出来赏花，
或让赏花的人来赏你，
却不知，
人与花，都不食人间烟火，
自顾灿烂！

多希望，自己就是长发公主，
可以将头发绕上花枝，
攀进你的花房，
让我一知花房的芳容，
也看看你的模样！

这里的夜晚不再静悄悄

■九儿

楼上的保罗常常是杂货店第一位客人，他看起来可不像是八十三岁的老人，衣服干干净净，还照顾着他病重的太太。“这样的好男人现在太少了。”店员凯文总这么说。

“昨晚叮叮当当的声音吵得我没睡好，听说这只是开始。学生在市中心闹，我们的居民在这里闹，什么时候会停下来，真的不知道。我的外孙子也在其中。我好几个星期都没看见他了。我不明白，为了涨的这点儿学费，学生反应这么激烈。这样的大游行除了上一次的公投，是我有生之年见到的第二次。”保罗说。

“其实真的不多，我们这里是全加学费最低的省，即使涨了也是最低的。”凯文接着保罗的话。

“事实不全是这样的。”刚刚进来的一位年轻人说。看着他胸前挂的红布标，就知道他与保罗凯文的想法不一样。

这几天胸前戴着，书包上别着，肩头垂着红布标的客人不少，凯文说这些人是反对政府涨学费的。“学生抗议学费上涨还多少有点理由，不明白为什么居民也跟着反对？”凯文摇着头，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

“是的，我们这里和加拿大的其他省份比学费是低，可我们的收入也不多啊。最主要的是，为什么不砍掉那些烧钱的工程，不去砍掉多余的管理机构。政府现在就养着不少这样的机构，就是人浮于事，浪费纳税人的钱。政府财政紧张，不能涨教育的钱。现在开了这个口，以后就会有不同的借口涨个不停，到只有有钱人享受大学教育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就只会为有钱人服务？那些优秀的没钱的呢？这不公平。我们做的是‘one generation, more generations’,一代人的努力换得以后人的得益。”年轻人说。“原来这是你们学生罢课的原因。我还以为只是为了那点儿学费呢。”凯文说。“我不是学生，我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可我支持学生，希望你们也加入我们的队伍。”年轻人离开时对凯文与保罗说。“原来如此。我一直以为学生是在那里胡闹。涨与不涨，两边都有道理，政府与学生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保罗说。

接下来的几天，声援学生的居民越来越多，叮叮当当的声音越来越响。晚上8点钟，老老少少从自家出来，敲打着一切可以发出声音的，‘叮叮当，叮叮当’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是那样的清彻，那样的让人心动。

“保罗居然也敲起了锅，昨晚站在他家的阳台上叮叮当当了。”阿兰进门对凯文说道。“真的？”凯文不相信地问。“那还有错，我亲眼看见的。”阿兰肯定地说着。说曹操，曹操就到。 保罗推门进来了。“保罗，你也叮叮当当了？”凯文调侃地问道。“是的，我也敲起了我的小锅叮叮当当了。政府通过78号法案，这是不民主的。我的外甥给我讲了这件事，我觉得政府不能凭借权力制订通过这样的法案，经过我们民众的同意了吗？这是对我们民主选举的亵渎。”保罗忿忿地说。“可那些戴面具的人可能借着游行闹事，打劫商店，捣毁公物等，所以政府要制止。”凯文说。“可政府为什么偏偏这时候通过这样的法律。我的外甥告诉我说，在游行的队伍里有许多的教职员工，他们是不允许参加游行的，如果参加了可能他们的工作就会失去，所以有些人就戴上面具。是为了既表达他们的意愿又不失去工作，这是有情可原的。以前游行也有戴面具的，政府却不做什么，这时候通过这样的法律，是不公平的。”保罗越说越气，呼吸急促起来。阿兰赶忙说：“保罗，别生气。这件事最终会有个说法的。”凯文也急忙劝到，“别急别急，身体要紧。回楼上好好休息，不用操心这件事了。”目送着保罗离开小店，凯文想这个78号法案我也不赞成，明天我也拿起小锅敲敲。

没有飞鸟的夜晚，不再寂静。

找，找幼儿园（下）

■ 虫

“什么，你把女儿送到那家幼儿园了？”Monika简直是喊出这句话。

“对呀，能这么快就找到一家，满幸运了。”我答道。

“你上政府的网站去看看，这间幼儿园有很多次被政府检查都发现问题，没有幼儿教育资格的老师占了一大半，每个老师照看的孩子数量超过政府规定，卫生不合格。政府说如果他们没有重大改变，政府将取消他们的营业资格。”Monika滔滔不绝地说着。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详细？”我问。

“以前我儿子就在那间幼儿园。我每次去总觉得孩子多得不像话，有一次我临时去接孩子，看到老师正在粗暴地拉扯着骂我孩子，我立刻冲上去制止了。她有幼儿教育的资格吗？我开始疑问。做了调查后我决定，找不见理想的幼儿园，我就宁可在家里带孩子！”

我苦笑：“你有这个条件，我没有呀。”

“你别急，前边Maisonneuve街下个月就会开一家私立幼儿园，开放日那天你可以去参观并提问，如果你们满意，就立即注册，应该会有位置。”

Monika把这家幼儿园的信息发给了我。邮件上附带了她和这间幼儿园园长的通信记录，她问了所有可能涉及的问题：教师资历，食品质量，每间教室的面积，课程设置和教育理念。园长回答很详尽，可以看出她受过相当好的教育。

开放日那天，我早早从幼儿园接出女儿，推着她去了那间新幼儿园。里边所有设备都是新的，老师们在准备着回答问题，厨师准备了食物给大家。我参观了小班的设施，卧室里每个孩子有一个小小婴儿床，外边的教室有很多玩具，墙上图案色彩鲜艳，教室宽敞明亮。厨师端来做好的小菜肉卷，请我尝一个，哇，齿颊留香。园长说：“我们的婴儿食品都是在自己厨房由专业厨师做的，我们保证所有的食品都是有机食品。”想到女儿每天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食物，我心里有了一丝安慰。

回到店里，我对先生说我对这间的印象很不错。先生说：“我亲自去看看。”

我们又折回那家幼儿园。前后才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再回来时，幼儿园里已经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参观了，估计家长们这时都下班了。

我先生开门见山问一个小班的老师：“请问你是什么教育背景？”“我是蒙大毕业的儿童心理学家。”老师傲然答道。

聊了一会儿，见到另外一个老师有空了，先生又问她的教育背景：“我在阿尔及利亚是中学数学老师，辅修音乐。”呵，这背景也不俗。

先生再去找园长，发现她已经不见了踪影，到她办公室门口一看，她正在和一对家长约谈，门口已经有一小排家长在门口等候会谈了。

我傻呵呵地说：“咱们回家填表吧。”

先生低声说：“也许明天来时，早已经没有位置了。”

轮到我和先生坐进园长办公室时，我说：“我想把女儿三个月后送过来。”

园长客气地笑着说：“我可以把她放在等待的名单中，但我不能保证三个月后还有位置。”

我当机立断：“如果她两周之后就来，请问有位置吗？”

园长说：“那就一定有位置。”

终于，在离我们工作不远的市中心为女儿找到了这间满意的幼儿园，每天送她去了之后，我都要在窗外偷看她几眼，中午休息时悄悄跑过去看一看，下班后迫不及待地冲过去看她可爱的笑脸，我们的人生就这样开始了“为人父母”的新历程。

小瞿的眼睛

■ 朱篱

何多苓那张《小瞿》想必不但画出了瞿永明的灵魂，也画出了何多苓心中的一个灵的女子的形象。无关风尘的瞿永明永远活在那张仿佛有无限深意的画里。而画外的瞿永明——我们就不要去寻找了吧，让人世像流云一样远去，只留下清淡印记。只有这样，美才是美，小瞿才是小瞿。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成都，大概在一条种满树的午夜的街道上，树是一种灰暗的整齐地向尽头延伸的样子，出租车的气味，秋天的寒冷。我们酒后路过白夜酒吧，玻璃门关着，仿佛一直只是个幻象，或者一个从来不开门的酒吧。——你知道，我遇见过很多从来不开门的商店，有时候我简直认为全世界的商店都应该是这样一副不打算笑脸迎客的样子：落地的玻璃橱窗，优雅的摆设，但永远没有人。而2012年，我又遇见了一家从来没有客人的餐馆。在我居住的小区附近，紧挨着一条高速公路——那里总是铺满沉甸甸的阳光，巨大的铁丝网把一条古老的运河围起来，因为是上个世纪初的华工修建，所以这水道名叫中国运河。——就在中国运河的对面，跨过高速公路，矢车菊像灵魂一样稀疏地点缀在白晃晃的水泥路边，有一家从来没有客人的印度餐馆，玻璃酒柜里精心地摆放着优雅的高脚杯，白色和亚麻色的桌布以及桌上的红玫瑰。从来没有客人，我无数次路过那里，穿过国家公园边的小树林，午后，巨大的宁静，印度餐馆固执地开着门，一言不发，仿佛像一个极度自信的女人那样不动声色地，对着空荡荡又明晃晃的利刃般的世界，展示着自己。

没有人。有时候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声，鸟突然叫起来，树梢呈现出一种果断的发黑的绿色在天边轻轻摇晃，运河里的水悄无声息的，就像童年时代揭开石头水缸上的篾条盖子时候看到的景象：一汪清净的甜水。如果我有灵魂，她必然居住在这透明的黑的深处，只有在最丰盈的宁静中，我才能够感到她的光倏忽而过拨动空气发出清脆声响，刹那间飞灰湮灭，在一种干干净净的狂热里，世界就像何多苓笔下《小瞿》的那双眼睛。

搬家轶事

■ 穆彦

又要搬家了，看着满地杂七杂八，大大小小的箱子，妍自嘲吃了耗子药，折腾。

从小到大，搬了很多次家。挺自豪的是从北京大学未名湖边搬到河北省的Z市。那时候妍两岁，当然什么也不记得，不过常听妈妈提起未名湖边的事，对北京大学很崇敬，很得意自己是在那里出生的。可惜这一离开，再也没有回到北大，只是在上大学时才回到了北京。

记事起，最惨的是刚来时的第一次无助的搬家，最奇特的是小时候的一次“秘密”搬家，最远程的是飞跃大洋的万里搬家，最不专业的是国内时亲朋好友及同事七手八脚的搬家，最昂贵的是狗狗咬人那次搬家，最狼狈的是一天之内开店搬家，最迫不及待的是卖店搬家，最舒服和得意的应当是这次的未来搬家，因为未来总是最美好的，至少可以先这样想。

说起最惨的那次搬家，妍到现在还鼻子发酸。这已经是十几年前刚来时的事了。朋友帮忙租的房，为了不过于麻烦朋友，也没有好好看就租下来了。期间因交通不便，房子虽然大却不好住，房租也挺贵的等原因曾想搬走。房东不同意，威胁说朋友签了保，要走就找朋友收钱。当时朋友还好心建议为了再找房容易，特意多签几个月签到了来年的7月1日。结果，找房是挺顺利，可搬家就费劲了。也记不得当时妍为什么没假期，按理说7月1日是国庆，在魁省是法定搬家假日。只记得那天妍要上班，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不敢怠慢。只好在联系好了搬家公司后匆匆上班去了。被要求从十点开始在马路边等待，错过了概不负责，女儿和老公从上午十点，望眼欲穿地一直等到下午四点，搬家公司才姗姗来迟，来了之后还很不耐烦，匆匆拉过去（路程不远），老远甩在路边又急急忙忙地跑了，当时女儿老公语言都不好，也没办法和他们理论，再说理论也没用，妍他们这上午十点的预约现在才到，后边不知道还有多少家呢？好在那时的房东提供了家具，东西不多。要是现在不仅要搬进去，还要按楼层分好，搬家公司如果不管，搬家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结果女儿看着东西，也帮助爸爸挪动挪动小件，老公一点点很吃力地挪了过去，似乎还有那里的热心房客邻居搭了手。虽然老公吃苦耐劳从不抱怨，可女儿在外面折腾了一大天，很辛苦，自然心里委屈。让妍最难过的地方是，当时女儿还小，还没有适应这里，此遭遇对她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只能劝慰女儿把它当成一次人生的历练。其实真不能怪搬家公司，大家都7月1日搬家，他们赚钱就靠这一天了。真不明白，为什么全省人民同一天搬家，结果可想而知。

可话说回来，妍作了房东后发现，还真就得7月1日搬家，除非自己买房子。不然，房客不好找房子，房东找不到好房客。妍的房客通常都是同一天此房客走，彼房客入。曾经出现过某一不太正常的房客东西搬不完，只好被新来的房客把其剩余物品堆在外边门口，妍一个劲地给他打电话，让他快点来取，因为天就要下雨了，再说丢了也麻烦。租房合同也都是自然而然的签到7月1日。本地人觉得这样很正常，而且7月1日本来就是搬家日，他们的墨守成规很是了得，对此妍不能理解，只是妍自己不会再在7月1日搬家了。（一）